

时光烙印

亦师亦友情意长

■ 李靖

1983年秋天,我从沈丘师范毕业,被分配到白集乡高庄小学,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40多年过去了,在那所偏僻的乡村小学,我遇到的前辈、同事,仍时常在脑海里浮现。

我的远房祖父李国亮先生,在高庄小学教书。我到高庄小学那年,先生58岁,我们成了同事,且同在语文教研组。他个子很高,胖胖的,满头白发,戴一副宽边老花镜。镜腿掉了一边,他用一根细黑绳系着,这丝毫没有影响他的气质。他穿着褪了色的中山装,讲课声若洪钟,闲暇时老是背着手踱步,颇具儒者之风。

先生爱干净,也爱和同事开玩笑。他几乎每天都是最早起床的,洗漱后,扛起大扫帚打扫校园,打扫完总爱把扫帚放在校长办公室门口。校长在屋内做饭,爱关着门,只要从屋里出来,扫帚总会不偏不倚地“问候”他的额头,这令他哭笑不得。这时先生总会在一旁窃笑。后来,校长示意我劝劝先生别再这样。可我还没开口,便见先生笑眯眯地看着我,那慈爱的眼神,让我把没出口的话生生地咽了回去。

先生酷爱书法,尤喜画鸟,多有慕名前来讨要者。那年腊月二十三,是我新婚的日子,先生为我临摹了一幅《大鹏展翅图》,我一直视如珍宝。

1984年春天,我调离高庄小学。后来,听说先生病了,大面积脑萎缩,神志不清。再遇见他,是在老家的小河旁。他和我们村的一个智力障碍患者,一个在河南沿儿,一个在河北沿儿,卖力地比赛往河里扔瓦片,并拍手大笑。他看见了我,一直对我笑,我却流了泪。

还有另一位同事,也是我的搭档——马长太先生。他个子很矮,穿衣很随便,春夏秋季不穿袜子,大多时间连胡子也不刮,走起路来弹跳力极佳,甩着胳膊,晃着脑袋,唱着只有自己听得懂的歌。

我去学校报到的时候,他很热情,帮我提东西。欢迎



会上,同事陈国君开玩笑地介绍他:“他姓马,字长犬,全称‘马长犬’,也叫马长大,马长大了。”我很诧异,心想,这老师的名字也太随意了吧。校长鲁学深郑重地介绍:“这是马长太老师,教五年级数学。”

马先生心地善良,是个热心肠,对初入教育之门的我没少给予帮助,尤其是生活上。那时候教师住校,自己做饭,做饭时烧的是柴火。由于不会生火,烟熏火燎是常事。我不会做饭,常常粥煮不熟、面条半生。马先生耐心地教我做饭,还手把手教我擀面条。在马先生的教导下,我学会了蒸馍、炒菜、炸鸡、炸鱼。我做了好吃的,不忘先生,先生有佳肴也不忘我,我们成了忘年交。

我有晨跑的习惯,马先生则爱打乒乓球,他常常堵门让我当陪练。一次,他又笑容可掬地邀请我,并豪气承诺让我吃糖包子,说已蒸在锅里。说实在话,我不太喜欢和他切磋,因为他打球太随意,不按章法。别说提高,和他打球技术下降是必然。可吃人嘴软。陪练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马先生越打越起劲儿。马先生的儿子海娃在一旁跳着脚呐喊,早来的学生也助兴鼓掌。不知什么时候校长也大驾光临,向我递个眼色,指指铃。我急忙向马先生拱手认输,提醒他该上课啦。可当我洗过手准备吃个糖包子进班时,马先生又堵在我门口,一脸无辜地说:“忘记打火啦,糖包子都瘪那儿了。”

如今,我也退休了,旅居他乡的日子里,总会想起往日的教学岁月,想起我的前辈、同事。时光荏苒,他们虽然有的已经故去,但仍像一棵棵大树,在我心里挺拔、参天。

凡人微光

小区有个“闲不住”

■ 刘建峰

前几天老下雨,物业维修管道,就在刨出来的土上盖了块塑料布,经雨水一泡,下面软乎乎的。昨天下午,我接孙子放学回家,走在塑料布上,一个踉跄差点摔倒。

第二天早上出门,再看那地方,嘿,变样了!只见老周拎个工具箱正在固定一块“小心地滑”的警示牌,橙红色的,还是新刷的油漆。“昨天瞅你差点儿摔着。”他抬头看见我,微笑着说,“我家有块旧牌子,找出来刷了层漆。多个提醒,大伙儿走路也警惕些。”

老周不是物业工作人员,也没人给他指派活儿。他以前在建筑公司是专职安全员,退休搬来小区后,就把小区的事儿当成了自家的事儿,一刻也闲不住,大家都亲切地喊他“编外管家”。他兜里常装着笔记本,密密麻麻记的全是小区的事儿:2号楼3单元电梯按钮不好使,跟维修人员说了,明天来修;5号楼楼道应急灯闪,物业答应周三换;地下车库入口排水口被落叶堵了,今天清完了……

今年夏天暴雨,小区西边的围墙塌了个一米多宽的口子,物业临时用铁皮封堵,铁皮的一侧边缘卷曲着,有点锋利。老周看见了,当天就从家具厂找来几块旧木板,把铁皮两边加固防护起来,还在木板上贴了张纸条:“铁皮尖尖,会咬人哦!”后面还画了一个大大的笑脸。有几个小孩好奇,在墙根下逗留玩耍,老周看见就善意地提醒他们:“墙塌了,里头的土松得很,踩上去会摔跤。铁皮也尖,划着手会流血。”直到孩子们仰着小脸点头说:“爷爷,知道了。”他才收拾起工具,慢悠悠地往家走。

去年冬天那场大雪下了一整夜,早上起来小区里的路全被覆盖了,出门都得踮着脚小心翼翼地挪。老周和物业人员推着小推车,装些融雪盐,清除小区道路上的积雪。老周身上裹件厚棉袄,手冻得通红。推车把手冰

凉,他就用块旧毛巾裹着。到了单元口,发现台阶上冰太厚,融雪盐撒上去效果不是很好,老周就回家烧了两大壶开水,一点点浇在台阶上,再用铲子把冰碴子铲得干干净净。我七点多出门时,单元门前已经清出一条干净的小道。

也有不理解老周的。去年他隔壁搬来个小伙子,装修的时候把水泥、木板堆在楼道里。老周劝说道:“小伙子,这通道是救命的,可不能堵啊。”小伙子起初不乐意:“我在家门口堆点东西,咋了?”老周没生气,三番五次上门,并掏出手机里存的火灾视频给他看:“你看,真着火了,这道儿堵一秒,后果不堪设想啊。”小伙子被说动了,把杂物搬到了指定的地方。后来那小伙子在闲暇之余,还跟老周一起在小区里巡查,逢人就说:“老周这‘编外管家’,我真服!”

家人劝他,退休了就该晒晒太阳、下下棋,操那闲心干啥,他微微一笑,说闲着也是闲着,住在一个小区,就是一家人,看见隐患不除,晚上睡觉都不踏实。

老周的“闲不住”,慢慢带动了不少人。现在老周笔记本里记的“隐患”越来越少,多了不少暖心事儿:1号楼的小王主动把消防通道的杂物清了,楼下的王大爷帮着捡了绿化带里的垃圾……

有一天傍晚,我看老周走在小区里,身后跟着几个孩子。他指着消防栓对那几个孩子说,这是灭火的,不能乱碰。还反复叮嘱他们不要在草丛里玩火。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老长,孩子的笑声和老周的叮嘱,顺着风飘向远方。

老周这个“编外管家”,没拿过一分钱的报酬,也没图过啥名声,只凭着一份“闲不住”的热心,把“安全”俩字,揉进了小区的日常。有他在,咱住这小区,踏实!

心灵感悟

倘若(外一首)

■ 崔晨勋

倘若我是一朵雪花
我愿从高空落下
轻抚温暖的大地

倘若我是一个水滴
我愿随风飘下
湿润饥渴的田地

倘若我是一朵花儿
我愿化作情人的信物
传递忠贞的爱意

倘若我是一件风衣
我愿给我的爱人穿上
替她遮挡风雨

倘若我是一只鸿雁
我愿飞向山头
传递人间无限的情意

倘若我是一叶扁舟
我愿载着不羁的诗人
奔向自由的远方

倘若我是一片绿林
我愿化作大山的卫士
守护一方水土的安宁

倘若我是一泽细流
我愿缓慢地流过
冲洗河岸的污浊

倘若我是一个孩童
我愿尽情地玩乐
享受这美妙的人间

倘若我是一名战士
我愿戍守祖国的边疆
捍卫国家的领土

倘若我已不再年少
我愿坚守少年的梦想
去往无限憧憬的远方

秋问

秋风划过树梢
轻抚我的脸颊
微光透过云层
洒在行人的肩上
雨水再次落下
灌溉丰润的土地
金黄的玉米地已褪去颜色
清风拂过
掺杂着泥土的气息

我的土地
我的庄稼
你为何在我心中挥之而去
你可曾想过
失去了你
我将无所依靠
你可曾想过
没有了你
我将无法生存

雷声响起
雨水再一次落下
地上的黄叶已被冲散
植物的嫩芽已经萌发
雨中的鸟儿在歌唱
神奇的土地
可爱的农民